

儿童文学
金牌作家书系

我在大漠等你

张琳

著



我在 大漠 等你

张琳
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在大漠等你 / 张琳著 ; 王莹绘 . -- 北京 : 中国
少年儿童出版社 , 2018.7
(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)
ISBN 978-7-5148-4709-3

I . ①我… II . ①张… ②王… III . ①儿童小说—长
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5076 号

WO ZAI DAMO DENGNI
(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)

出版发行: 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著 者: 张 琳
插 图: 梅 子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责任编辑: 范艳妮
执行编辑: 于 航
美术编辑: 刘妍妍
责任印务: 厉 静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0
编 辑 室: 010-57526286
网 址: www.ccppg.cn
电子邮箱: zbs@ccppg.com.cn

邮政编码: 100022
传真: 010-57526075
发 行 部: 010-57526568

印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本: 660mm × 980mm 1/16
2018 年 7 月第 1 版
字数: 170 千字

印张: 15.25
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 — 8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4709-3

定价: 30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 (010-57526718) 退换。

上篇 1

我不知道应该把自己称作是一匹年老的长寿骆驼呢，还是一匹刚刚诞生的新骆驼。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，现在，我才是一匹真正的骆驼了。

中篇 77

回望来处，芸芸众生中一匹模样普通的骆驼，或者是戴着酸胖项链、长着影子般的硕大翅膀、头上顶了一只小鸟的骆驼，哪一个才是真正
的我自己呢？

下篇 171

小鸟的城市不见了，风又吹走了我的小城。那么楼兰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它可能是多种多样的，每个角色看到的也许一样，也许不一样……





上篇

现在，我不知道应该把自己称作是一匹年老的长寿骆驼呢，还是一匹刚刚诞生的新骆驼。

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，现在，我才是一匹真正的骆驼了。当我重新站在这广袤无边的沙漠里，放眼望去的时候，我的眼前仿佛闪过了一团橘红色的影子，还听到了一阵清脆的笑声。曾经的一切，像是梦境那样，又真切，又虚幻，又神奇，让我难以置信……



1

一匹骆驼面临的结局

就在我站在沙丘脚下等着菀青的当儿，我忽然就想起了“草场养肥”，感到悲从中来，再也快乐不起来了。

就像他们说的，这里是“金色的沙漠”——你看这广阔无垠的沙漠，在正午的阳光下，金灿灿、平展展地向天边延伸，有些地方流动着风，给它带来了波纹，使得它就像是一匹世上最大、最美的金色绸缎。

它绵软、体贴，当我的四掌踏上去的时候，感到十分舒适。幸好这沙子是舒适的，不然日复一日地在相同的路线上行走，我一定会痛苦不堪。

这里是一个沙漠景区，每天都会有很多骆驼汇集而来，我们的职责就是驮着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，在规定好的线路上兜一趟。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会为此兴奋，他们在骆驼背上大叫，或者大笑。

这就是我的职业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作为一匹骆驼，我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？

现在，我和一大群骆驼聚集在一处。虽然都是骆驼，但有的高大

健壮，有的矮小瘦弱。我们这样凑成一团，在炽烈的阳光中，等待着游客的挑选，按说也是互相陪伴的，应该很热闹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匹匹骆驼的身影却很孤单。看着它们的样子，我就可以推测，我自己的身影一定也是同样的寂寞。

不过我真是喜欢沙漠里的太阳啊！明亮的、橘红色的、坦荡荡的，这样的光芒洒在身上，就是孤单也能被挥发掉很多。这会儿暂时是空闲的，我就静静地站着，昂着头，让阳光来烘烘我。

“我选这一匹。”清脆的说话声从我身旁传来。凭直觉，这句话里的“这一匹”可能指的是我。我微微侧转头，眼前有一团明亮的橘红色。

果然，我的主人笑了，拍了拍我的背。我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我主人的样子，他六十多岁了，很瘦，背有些佝偻，头上裹着白毛巾，不过毛巾已经不白了，泛黄，泛灰。这不影响什么，不过我还是觉得，如果他能将这毛巾洗得白白的就好了。现在他笑着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。我时常觉得这些皱纹里藏满了沙子，可是从来也没见到它们掉下来。我很少看到他的眼神，沙漠里的阳光太强了，他的眼睛总是眯着的，把他的眼神深深地藏了起来。

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。于是我四肢一屈，卧下身。经过了日日月月这样循环往复的日子，我已经完全没兴趣去关注我要驮的游客长什么模样了，不过有时候我会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故事，这就是我生活里唯一不同的内容了。但是这一回，我却不由得想看看这位游客的样子，听刚才说话的声音，我已经知道这是一位小游客，一个小姑娘；但这不是我想要细瞅她模样的原因，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她的颜色，一团橘红色，和沙漠里的太阳是一个颜色。

这是一个穿着橘红色衣衫的小姑娘，衣服的下摆又阔又长，像个

小袍子。衣服的领口缀满了橘红色的小花朵，短袖的袖口沿边也都是橘红色的小花朵。她的皮肤很白，不用说，在我们乡下，女孩子是不会有这么好的皮肤的。她笑着，牙齿也白白的，真美！这让我更坚信了，如果我的主人能把他头上裹着的毛巾洗白会更好。这小姑娘扎了一根独辮，这可真有意思，现在的女孩子，谁还会梳一根辮子呢！

我喜欢她脸上的笑容，我还喜欢她那根独辮梢上扎着的橘红色绸带。我觉得自己的脸上也有了笑意。

“好，那就这一匹。去骑吧！”说这话的人穿一件蓝白相间的夹克衫，头上戴着蓝白相间的旅游帽，不用说，一看就是小姑娘的爸爸。

“去吧，苑青，好好玩。”旁边一位女子笑眯眯地看着小姑娘，她把一块印花大披肩从头顶裹下来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阿拉伯女子。这是为了好看，还是为了防晒呢？这沙漠里的紫外线到底还是太强了。不用说，她当然是小姑娘的妈妈了。

被称作苑青的小姑娘靠近了我。她先是拍了拍我的背，拍得很轻，接着又摸了摸我的头，说：“你好乖哦！”

我好乖吗？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我。我哪里乖呢？我的什么表现让她觉得乖呢？

我不得不承认，作为一匹长年辛苦劳作，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句夸奖的骆驼，听到苑青的话，我的心里真的很受用。这一瞬间我的心变得无比温柔，而且我感觉到自己的卧姿也温柔起来了。我愿意成为她最安全的坐骑。

我很想问问她，我哪里乖。可是我已经习惯了长久的沉默，现在即使有疑问，也懒得开口了。不过她的这句话并没有像沙漠上的风那样刮走，它一直在我的心里回旋着，让我感到甜蜜。

苑青非常小心地跨上来，双脚蹬实驼蹬，身体轻轻地伏在我背上，双臂环住了前驼峰。我有点意外，所有的游客都知道，骑骆驼的

时候，双手是要牢牢抓住驼峰前的倒U形铁环的，但是菀青不，她贴近我，搂着我的驼峰。有一种快乐从我的内心升起，我慢慢地站起来，生怕吓到了这个第一次骑骆驼的小姑娘，她是一个橘红色的小姑娘，是沙漠里太阳的颜色。

“小丫头，你可以抓住这个铁环，就能坐踏实些。”我听到我的主人疲惫而苍老的声音。

“不，我想靠近它，挨着它，它的背又厚又暖。可以吗？”菀青的声音里带着亲昵，也有任性。

“可以。”我抢先我的主人，这样回答。

“它说可以，骆驼它自己说可以。”菀青欢快的笑声在我的脑后清脆地响起来，“真是太好了！”

我的主人呵呵笑了几下，没搭话。

我迈着小步走，我想尽可能地让小姑娘坐得稳当些，不能让她惊慌害怕，我感觉得到她的身体在我的背上一摇一晃，一摇一晃。

一阵一阵的小风吹来，挂在我脖子上的铃铛发出了悦耳的响声，今天，我觉得这铃铛声是我前行的伴奏曲。还有随风而起的轻微美妙的沙鸣声，啾啾地响，像是轻轻的裂帛的声音。

我的主人拽着缰绳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。

菀青很独特，她并不像许多第一次骑骆驼的孩子，大呼小叫着，还不时地在驼背上颠着屁股，她就安静地坐着，但是会笑，她的笑声和沙鸣声、铃铛声合在一起，是一支小小的交响乐。

不久，我们来到一个平缓的沙坡上。我站定了，依照惯例，不用我的主人招呼，先双膝触地，然后弯曲后腿，完全坐下去。我坐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缓慢、温柔。

菀青从我的背上下来，活动活动手脚。

“小丫头，现在你自己玩一会儿去吧！”我的主人说。这样的话他



每天都要对不同的游客说上一遍。

“好呀！”苑青转身拍拍我的头，“谢谢你，乖骆驼。”

我有些茫然，她为什么要谢谢我呢？

“赶紧去玩吧！”我对她说。

“哈！你又对我说话了！”苑青笑起来，牙齿洁白。

她飞奔着，向不远处一个高大的沙丘跑过去。她那长长的橘红色衣衫飘起来，让她的飞奔看上去很轻盈。

我看见她到了沙丘脚下，用力地朝上爬，上两步滑一步，最后只好手脚并用地往上爬。这样的场景我见得太多了，但是这一次，我却看得津津有味。我知道她的鞋里已经灌满了沙子，我想象着她的双腿像注了铅一样沉重。

又爬了一会儿，她一下子在半沙坡上坐下来。我当然知道，要登上沙丘顶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这时候，我看见苑青一边抬臂擦汗，一边向我这边望过来。她看我了，她很在意我，而不是像其他游客那样，只当我是一个工具，爬上沙丘的时候就只管观赏风景，苑青给我送来了她的目光。我使劲儿摇了摇头，让挂在我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更大的响声来，希望风能把这响声送到苑青的耳边。其实我也很想向她喊上一嗓子，不过这些年来我真的太习惯于默不作声了，现在我倒是宁可让铃铛来为我代言。

休息了一会儿，苑青站起来，继续向上攀登。她终于上去了，橘红色的一团，站在沙丘最高处，向这边看着，使劲儿地朝我挥动了几下手臂，才开始远眺视野之中连绵起伏的沙山。

我知道站在高高的沙丘上可以远眺到什么景色。在我童年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做现在这个职业——每次我用“职业”这个词来称呼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时，心里都会有一种复杂的感觉，真是不太

好表述——我也会自由自在地在沙漠里信步乱走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走多快就走多快。我也曾爬到那么高的沙丘上，眺望过四周的景象，我看到远处那些高高的沙丘，山形峻美，脊如刀锋，在金黄色晨光的映照下，一道道的沙脊，有的是波纹，有的是直线，明暗相间，层次分明，呈现出无穷意趣。那时候，我觉得身为一匹骆驼，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！

后来我长大了，长成了一匹少年骆驼，我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职业。那时候我的主人还没有现在这么老，他偶尔会把头上裹的毛巾洗干净，让它在太阳下闪着耀眼的白色。他的眼睛周围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皱纹，虽然在阳光下会眯起眼睛，但是我仍然能从缝隙里看到他的眼睛，只是那时候我还太年轻了，根本想不到去注意这双眼睛里有着啥样的神情。

在我继续长大的过程中，我看到和我一起在这沙漠里载客的骆驼一匹匹渐渐老去，又一匹匹陆陆续续不见了。起初我想：嗯，那些年老的骆驼，辛劳了大半生，现在也该回去歇着，享受一下安闲的日子了。可是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！后来我听说，它们是被各自的主人送往草场养肥了，为的是养肥后宰杀了供人类吃驼掌和驼峰。

第一次听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我被吓坏了！难以想象，养肥后的骆驼会被咋样宰杀，那是多么残忍的一个过程……

这是每一匹骆驼都要面临的结局吗？

有一天，我是不是也会被送往草场养肥，因为我的掌和我的峰而被宰杀？

慢慢地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的恐慌没那么尖利了，但是这个结局带给我的感觉却放在了心上，就算是在很开心的时候，也会忽然想起“草场养肥”这件事，一下子，所有的快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我为啥会身为一匹骆驼呢？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！

就像现在，我遇见了这个穿着长长的橘红色衣衫、领口遍布橘红色花朵、牙齿白白的笑着的菀青，很温暖，很快乐，可是就在我站在沙丘脚下等着她下来的当儿，我忽然就想起了“草场养肥”，感到悲从中来，再也快乐不起来了！我真的只能沿袭着所有骆驼的命运，去往草场，去往死亡，奉上我的掌和我的峰吗？

我感到浑身无力，四肢站立不稳，就软软地卧下来了。

我看到远处的沙丘上，神采飞扬的菀青，像一枚小小的太阳，在发光……

“记得去楼兰古城吧！”我忽然想起来，对着她的背影喃喃地说。

她没有回头。我猜她一定是没有听见。她会记得的，我想。

菀青像一枚小太阳那样，坐在沙丘上顺坡滑下来了。我听到她清越的笑声，像音乐一样在沙漠里回响，这音乐声越来越大，最后停止了。她踩着沙子，用力地向我这边跑过来。

很奇怪，当她跑得离我越来越远的时候，我心里那种悲凉哀伤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淡，我情不自禁地要笑起来了，甚至想对她说：

“慢些跑，慢些跑，你已经很累了……”

她来到我面前，双手拉着长长的衣衫下摆，里面兜了些沙子。她两颊绯红，喘着气说：“真美！沙漠真的很美！”

“到我背上歇会儿吧！”我说。

“啊，乖骆驼！”她又一次夸奖我，领口上的那些橘红色小花朵在风中轻轻颤抖。

我真的很想知道她为啥总是这样夸奖我，但我就是不肯开口问。

她一松手，把兜在橘红色衣衫里的沙子全都扬撒在我的脚下，

开心地笑着，然后轻轻地骑到我背上来了，和她刚才从沙丘上冲下来的迅猛样子完全不同。

我的主人默默地拉起缰绳。我很想苑青能在我的背上静静地歇一会儿，于是对我的主人说：“我们等一下再回去吧。”

我听到自己的语调闷声闷气。

“不行，别的游客还等着呢！”他回答得也闷声闷气。

我不想和他争辩，只好跟在他的后面往回走。

“我太喜欢沙漠了！”我听到苑青在我的背上说。

嗯，尽管我已经觉得沙漠不稀奇了，但是我特别理解那些喜欢沙漠的人。

我的主人没吭气，苑青的话得不到回应，这让我过意不去。于是我说了一句：“我就是在沙漠上长大的。”

“你知道一座叫楼兰的古城吗？它就是沙漠里的一座城。”背上的苑青问。

楼兰古城，这座城我知道！我想，只要是在沙漠里长大的骆驼，都应该听说过楼兰古城吧！

“我知道它！”我赶紧回答，也不管苑青问的是不是我。

“我一直想去看看那座城，尽管它现在已经不在了，我也想要去看看遗址。它消失得那么神秘，太神奇了！”苑青说。

“你可以去的。”我略略向后转了转头，对苑青说。

“可是我怎么去呢？它很远，在沙漠的深处……”

“总能去的，问问你的爸爸妈妈，他们知道，他们是大人。”我说。我发现自己面对苑青的时候，不但容易开口说话，而且还变得啰唆。

“他们……”苑青的声音低下来，听上去有点无奈，“他们不同意我去那里的。”

“为啥不同意啊？”

“他们说那里太远了，还很危险。那个古城都神秘地消失了，又怎么能保证我们到了那里，自己不会也消失呢？他们还说，也许人永远都到达不了那个地方。”

这我就不懂了，但是我也不再询问了。比起平时，今天我已经说了很多话，而且我也不喜欢寻根究底。

“我也想去那里看看。”我在心里这么说。

苑青，你是自由的，你能去啊！可是我不能去……

我看了看我的主人手里握着的那根缰绳，它又旧又暗，靠近主人手握的一段已经磨得有些发亮。

我们返回了原地，出发的地方。我温柔地卧下来，等着苑青从我背上下来。其实，我更希望她能在我的背上多坐一会儿，最好能摸摸我的头。

但是，苑青从我背上轻轻下来了，不过她摸了摸我的头。

我又感到很幸福了，我忘了“草场养肥”，也忘了楼兰古城。

并没有像我的主人说的那样，很快有游客选中我，过来要我载他走一程。我安静地站着，看着苑青奔跑着，回到爸爸妈妈身边，从爸爸肩上的旅行包里拿出一只黄红色的水果，颜色和她身上衣裳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。以前我也曾经从其他游客的手里见过这种水果，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名字。它很漂亮。

苑青拿着这只黄红色的圆圆的水果，又向我跑过来，说：“来，我们吃橘子吧！”

我知道了，这种黄红色的、圆圆的水果叫橘子。

苑青用手剥开了橘子皮，顿时，一缕让我惊讶的香气飘开了。世上居然有这么奇妙的香味，我呆呆地站着，盯着苑青的手。这双灵巧的手一下一下地，把那层好看的黄红色皮剥成了一朵花，剥出了里面